

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

對日問題研究

南京書店出版

對日問題研究（全一冊）

實價大洋六角

編者 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

發行者 南京書店

發行所 南京書店
上海河南路四九五號
南京太平路二四一號

特約經售處 開封龍文書莊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

序言

龔德柏

中日兩國同文同種，本應親善，然因日本野心勃勃，非降我爲屬領，不足飽其大慾，致中日兩國遂居於不兩立之地位。日強則我滅，我強則日衰，於是日本對於我國國情，千方百計而調之，不厭精益求精。蓋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，古訓昭彰，日本爲實行其政策起見，實行如是也。

然返觀我國則何如？留日學生每年出國者多者萬人，少者亦千餘人，綜計三十餘年來由日本回國者，至少當在六萬人以上。此等留學生不感覺日本對我野心之可怕者，百不見一，然專心研究日本國情，供國人知彼之助者，殆如鳳毛麟角，而向國人介紹者，則爲籠統的日本之可畏，而其不可畏之點，則毫不注意，遂養成全國之恐懼心理。日人知其然也，則又從而恐嚇之，致今日國人談及日本，皆有不寒而慄之概。故每次中日交涉，皆自甘屈服，甚至遼吉被佔，倡言武力自衛者，亦不多見，則係不研究日本國情，爲籠統的恐懼心理所支配故也。

現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印對日問題研究，求序於余，余以爲研究日本，毫無難處，只須將其政治、外交、財政、經濟、商業、農業、工業各項，詳爲研究，則可知日本毫不足畏，即有雄兵千萬人，亦屬廢物。蓋在今日之國際競爭場中，政治、外交、財政、經濟、商業、農業、工業，無一不與軍事有關，必須各種皆達相當優良之境，然後強兵始可爲用。今試問日本之政治，可以滿足其國人之慾望而使之不乘機反抗乎？日本之外交，可以得各國之援助，而遂

行其侵略政策乎？日本之財政，可以供養多兵而無竭絀之虞乎？日本之經濟，可以供其國家之需要而不致缺乏乎？日本之商業，可以不受制於他國，而爲其國民生利之源乎？日本之農業，可以產生各種食物而供給其國民之生活乎？日本之工業，可以製造各種物品，而充其國民之用需乎？恐其研究之結果，則皆爲一「否」字。若以上種種，皆不能達到相當滿意之程度，則日本之強兵猛將，皆無所施其技倆，雖謂之無兵，亦無不可。如此，則中國又何必抱恐懼之心也！

茲當本書發行之始，余願因之引起讀者之注意，關於上述諸點，作進一步之研究，以其結果，貢獻國人，則日本之不足畏，可爲國人所共悉，剷除亡國的恐外心理，挽救垂危之國運，余於本書有厚望焉！

國聯限日撤兵期完了之日於內政部

對日問題研究

中央
大學
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輯

目 錄

序言

對日問題總論·····	龔德柏(一——二)
日本之大陸侵略及其應付方策·····	莊心在(一——十六)
日本果足畏乎·····	雷震(十七——三四)
國聯果足恃乎·····	龔德柏(三五——四六)
抗日運動之經濟的背景·····	汪以文(四七——五四)
日本國情面面觀與我們的主戰要求·····	龔退齡(五五——六〇)
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上的反映·····	蔡可成(六一——八四)
日本侵略滿蒙的必然性·····	莊心在(八五——九〇)
日本北進政策下的東省工業·····	郭玉塵(九一——一〇〇)
東省事變的原動力及國民應有的覺悟·····	方保漢(一〇一——一二〇)
	王誦陶(一二一——一三二)

日本之滿蒙吞併政策與世界和平之危機·····	胡祥麟(一三三—一四二)
東北事件與日帝國主義之危機·····	高 經(一四三—一五六)
暴日侵略東省聲中國際形勢的演變與中國·····	胡鳴龍(一五七—一七〇)
東省事變的國際法觀·····	馬志振(一七一—一八四)
東省事件的分析·····	胡 誠(一八五—一九二)
研究對日問題的參攷書目·····	(一九三—二〇〇)

對日問題研究

對日問題總論

莊心在

- 一 暴日侵華的必然性
- 二 逞火打劫的時間到了
- 三 誰是我們國際上的友人
- 四 我們的出路——求人不如求己

一 暴日侵華的必然性

在同種同文的彩幔底下，中國曾幾度大量地和日本傾蓋論交。軍閥官僚總想覬覦誠獲得日本的諒解，以維持並增進其地位，甚至不惜賂以疆土，酬以利權，希望日人實力的援引，以排擠國內的異己。商人貪辦階級也盡力維持其與日本資本主義的信任與聯絡，以圖壓榨國內的平民層。這固無論，就是一般平民，久矣乎處於國內的統治者壓迫之下而透不過氣來，那樣還敢有宏圖遠志，只要「人不犯我」，自然可以苟且相安，又何必我去犯人，而且又深受着自來的「忠恕」、「和平」、「中庸」、「忍受」種種奴隸式的美德的陶融，祇要掩塞得過，又何妨視顏事仇。因此種種，所以雖然屢次日人侵凌，屢次慘案疊起，但除了當時引起些微的反抗，來一下子遊

行運動，經濟絕交等等的表示，過一會日久事忘，也就會隨便地「恕」道待人，「以德報怨」，「甜蜜蜜喊起」『親日』來了！

但是日本對待我們怎樣呢？

日本在目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帝國主義國家，爲要解決其自身生產過剩的矛盾，必然需要在國外找到市場以爲尾閭，同時還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仰求原料的供給，而國內過剩的金融資本也可以投資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以期再生產，這原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最後階段所產生的必然現象，如果能打破了這難關，換句話說，如果能找到這樣一個國家，能供給其侵略榨取，那末本國的基礎便可穩定下來，否則經濟上的危機便打不通，而一切國內的矛盾現象，便要爆發。日本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，牠自然也不能外此。

但是世界上的殖民地都已給先進帝國主義各國分割淨盡，那裏還容你後來的日本廁足，到處碰壁之餘，就不能不想到芳鄰中國，真可算是地大物博，而且又是「近水樓臺」，易于得手。只差是雍容大國，倒也未敢輕試，那知甲午一戰把中國的全部空殼子都戮穿了，於是益發肆無忌憚，再接再厲，滅朝鮮，割臺灣，更東進而窺東三省，完全把中國作爲他侵略的對象，解決他難題的關鍵。

自另有一點觀察，日本近來的資本主義日愈發達的結果，一方面固定的資本愈增加，結果僱用勞動者愈減少，而增加了勞動者失業。又一面則隨工業的發達而農業日漸減退，致使農業生產額不能追隨工業生產額，結

米就發生人口對食糧的壓迫問題了。日本在十七世紀中世以迄十九世紀中葉，這二百年中人口數量還不從二八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到三三、〇〇〇、〇〇〇之間的出入，停留在同一水平線上，而最近五六十年中則較前驟增二倍。一八七二年人口爲三五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一八九〇年增至四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，一九二〇年爲五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。迄一九二六年竟達六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人，依去年日本的國勢調查，內地人口總數爲六四、四四七、七二四人。一年中出生約爲二、〇八四、〇〇〇人，對一千人口的比率表示之約當三二、三人，死亡數約爲一、一七一、〇〇〇人，其死亡率（對千人）爲一八、二，出生與死亡的差數——即自然增加約達九一三、〇〇〇人。一分鐘內有一、七人的增加，一小時合有一〇四的增加，一日合有二、五〇〇〇人的增加。但糧食方面以農村的衰退未見進步，即有些微增加，但終是有一定的自然的限界，且受天候的支配，每遇飢饉之年，尤受極大的困厄。決不能和年年激增的人口數相應，所以有入口食糧問題之發生。日本內地米的生產額在昭和四年達五千九百五十萬餘石，去年日本國民民的總消費額爲六千八百九十三萬餘石，除內地米產外，尙不足九百四十萬石左右。茲再以明治三十三年爲一〇〇的指數，將米的生產額並消費額製成對照表如左，據此以觀，則對米的生產額之增加，遠不及消費額的增加，便可知其梗概了。

年 代	指 數		
	生 產	消 費	差 額
明 治 三 十 三 年	100	100	

同 四 〇 年	一一八	一二二	四
大 正 元 年	一二一	一三五	一四
同 三 年	一三七	一二七	一〇
同 五 年	一四一	一四四	三
同 七 年	一三二	一五五	二三
同 九 年	一五二	一五四	二
同 一 一 年	一四六	一五六	一〇
同 一 三 年	一三八	一六三	二五
昭 和 元 年	一三四	一七〇	三六
同 三 年	一四六	一七四	二八
同 五 年	一六一	一七〇	九

要解決這人口對食糧的壓迫問題，唯一的辦法便是移民，移民在歷史上有三種方法：第一是採取國內移殖，使國內各地人口均衡分佈；第二向殖民地移殖；第三向國外移殖。但日本第一個方法是走不通，在日本國內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北海島，面積爲五、七二三、六六四平方里佔日本全面積二三、一%人口爲二、四九

八、六七九人。人口密度平均比全日本人口密度小五倍有半，但在目前對北海島移殖未見有任何生氣，國家雖提出鉅量的經費開闢，但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迄不久的過去，北海島的人口未見有何變化。自一九一八年起，移住北海島的人口，大有一落千丈之勢，自一九一三迄一九一八年五年內，每年人口增殖平均爲七二、八三五人而且自一九一八迄一九二三年五年內每年平均只增四六、七四〇人。足見日本在目前社會條件下，內部的移殖，對解決人口問題上未能引起任何大的作用。第二個方法是採取向殖民地移殖，日本的殖民地等於其本國面積百分之七十八，佔日本領土百分之四十三又八，但這些地方除了樺太島以外都是人口很繁殖的處所，據一九二五年統計，日本移民之往殖民地者爲數祇九八七、三三三人，較之一九〇九年僅增三倍。而且日人之殖民地大都也只是些代表行政上和經濟上的統治者而已。因爲日本殖民地的人口平均每一方里居民有一千二百六十一人，非特不能減削其宗主國人口過剩的憂患，反之，朝鮮台灣人滿之苦，更甚於日本，所以想以殖民地爲日本土地的補充者，那是不能了。以上兩條路既然都是走不通，自然只好謀向國外移殖了。自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應檀香山政府請求遣派九〇〇人到布哇以後，日人往海外移殖者日衆，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增二倍，迄一九二四年總數達九五、六〇〇人。除了數目之增多以外，日本的移民在國家的分佈上也有鉅大的變動，在一九〇四年移民於各國者以布哇與北美合衆國爲最多，占四三、七%及三四、六%，而中國只占六、一%共計八、五五〇人，迄一九二四年則在美國降至二二、一%而在中國則增至三七、七%，共計二二四、七三五人。這三十年間，竟增至二十六倍有餘，這原因，一方面因美國禁止日本移民入境，而

另一方面也因日本自日俄戰後向蒙滿儘力伸張其勢力，而且在移民的本身意識方面，也一致其短期營業儲居而爲帶有政治性的營業居住了！

綜上所述，日人受着經濟及人口的過剩壓迫，其對中國的侵略成爲不可避免的企圖。現在殖民於中國者其數有二十萬人以上。（根據卜克洛斯基著日本移民題）投資於中國者，公債借款凡七億二千萬元，事業投資凡十億餘元，共計在十八億以上。（根據小島精一著太平洋沿岸列強資本的活動）以貿易而言，日本之總量佔各貿易國之首位，其主要輸入品錦織物一三六、三四四、〇〇〇日元，糖一七、〇七八、〇〇〇元，紙一四、四七三、〇〇〇元，其對華輸出總額達一八六、三二七、〇〇〇兩較之英國之七四、二二六、〇〇〇兩，超過一倍。（依據一九二七年海關貿易冊之統計一九二八年起爲反日運動發生期，頗有影響，下當論及。）即以滿蒙之貿易總額而論，每年不下七八萬萬圓日金，其中純粹運日每年農產物一萬三千萬圓，工產物六千七百萬，鑛產物四五千萬，其他畜產物水產物和林產物合計也達一千萬元，如以內容分析，大豆、豆餅、豆油、煤炭、粟米、高粱、玉蜀黍爲主要產物，解決了日本重要的食糧問題。人爲魚肉我爲刀俎，日本的一切困難都在中國的犧牲痛苦下解決了，但人口的增加與時而俱進，資本主義目前也轉入穩定期中，是以日本之侵略中國，也決不會就此告止。早在明治帝的遺策內，已有「第一期征服台灣，第二期征服朝鮮，第三期滅亡滿蒙，以便征服支那全土。」（見田中義一奏摺）的規定，以後，不管那一個政黨執政，不管什麼人組閣，其對華侵略政策，總是一貫進取的。激進蠻幹的田中內閣是這樣，緩進和平的幣原外交也未始不是這樣。他們總是「蕭規曹隨」地定了

他們的北進大陸政策一步緊一步地由「朝鮮問題」而進爲「鮮滿問題」更化爲「滿蒙問題」二十餘年來無論那個內閣上台。對於這個傳統政策，總是不舍奉行維謹。不過因爲國際情勢以及國內政況的時會關係，在政策上有時表現着貌似和平的手段，那是有的，但骨子裏還不是異途同歸，「其揆一也。」如果這樣便欣然認爲中日親善，那是上了大當，他們正在磨勵以須，時至則抽刀而起矣！（關於人口問題詳細可參閱拙著日本人口問題，上海日本研究社出版。）

二 逞火打劫的時機到了

這正是他們的時機到了！

幣原外交表面上不是很和平的嗎？然而這次空前的日人暴行竟在這時期內勃發，其蠻橫程度鶴田中時代而上之，這理由其實很簡單，政策是一貫的，時會有不同，祇要有一個時機到來，無論那一個日本當局都會暴露他們的兇蠻霸橫的獸行。恰巧這時機也在幣原外交的今日蒞臨了，其結果當然是如出一軌。

第一在日本本國的內政方面，財政的紊亂已由金解禁及緊縮政策而漸進於整頓；政黨的衝突因民政黨和政友會的合作也可以保持暫時的穩定。在國際方面歐洲各國正鬧着自己的問題；以英國論，在經濟上金融屢起恐慌，在政治上印度的自主問題亦極爲棘手；以德國論，在經濟上國家財政幾瀕破產，在政治上國權黨和共產黨時和政府爲難；法意兩國，衝突日形尖銳，而國內的政治經濟，亦均訖訖不安，美國呢，國內的社會秩序，因

資本過度發展的矛盾，頗呈恐慌之象，在外交上於歐戰以後的賠償問題和戰債問題，也煞費躊躇。歐美各國可說都深陷於這樣危機四伏的景象中，遠東有什麼問題，只要不和他們的利害衝突，誰也不願撥冗他顧。就是素以幫助弱小民族革命為號召的蘇俄，近來也已改變了當初的政策，乘着這時間，一意在那裏推行五年計劃，增進他們的國家資本了。除此之外，國際聯盟總算是一個公斷的機關了，但那是一個點綴裝飾的空場面，其實則不足以超越國家的主權，作算心意有餘也奈實力不足，以專恃強權的日本，自然對之何懼之有？

在消極方面，日本既已洞悉了國際情形，不肯干涉他的行動，與他有所不利，正如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時期歐美各國無暇顧及遠東，一任日本跳樑跋扈暢所欲言為一樣。而況在積極方面，還有以下兩點，促成他決然採取蠻橫的暴行。

第一，自中國自己的鐵道網政策開始實行以來，有瀋海、吉海兩鐵道把吉林和遼甯省城聯絡一氣，西有洮昂，四洮各路連接通遼等路線，如是南北貨物的運送，已不必仰諸南滿鐵道，因此影響於南滿鐵道的營業自屬極大。據日本經濟年報所載昭和五年度（即一九三〇年四月迄一九三一年五月）較上年度減削三、八〇〇、〇〇〇圓金洋，貨物輸送量也比上年減三、二〇〇、〇〇〇噸，這自然是受了中國鐵路競爭的一大打擊。而且中國葫蘆島築港工程的將快完竣，鐵路聯運事業的發達，必然使東省貨物起落的中心點由大連而漸轉於營口、秦皇島等處，大連為日政府不惜鉅金所築成的海港，如果因中國交通系統的完成而自歸淘汰，實足使日人目為經濟侵略之致命傷，而以為非濟以武力劫持不可了。

此外，滿蒙市場之國際資本之侵入，亦足以使日人不安，尤以蘇俄在北滿一帶的傾銷政策和收買物產物出口政策爲甚。他日五年計劃告成，日本在滿洲的經濟勢力更岌岌乎可危了。

東省在日本人目光中既爲她原料資源和銷貨市場絕對重要的區域，解決國內一切困難的樂土，自必竭力謀有以壟斷獨佔之。但以最近趨勢論，中國方面既以鐵道之競爭，以及官僚金融資本的發達，使其經濟霸權自歸衰頹，國際經濟勢力之侵入，又足以打破其操縱壟斷之局面，日本倘若不先發制人，豈特不能擴充其武裝資本，仰且將自蹈於危境，此所以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，必用野蠻的武力而造成此次空前的慘劇也。

再以日本國內的情勢而言，日本素有「兩重外交」之稱，即政府外交與軍閥行爲是也。而軍閥又每駕政府之權力而上之，使政府每抱節制無從之感。因爲日本的軍閥在其國內政治上社會上均有很大的勢力，她們的軍事統帥機關名爲帷幄上奏機關，不特不受內閣節制，且往往足以指揮內閣，使內閣服從其意志。（請參看拙作日本軍閥在政治上的反映一文）日本軍閥之對中國，態度自極端反對和平而孜孜於積極的侵略，故對濱口內閣時期之幣原外交力肆攻擊，今歲四月若槻繼濱口爲內閣，局面大變，以素主對華激進之軍閥南次郎任陸相，以政友會老將內田康哉任滿鐵總裁，增兵朝鮮，時圖尋釁，故外相雖仍由幣原蟬聯，其外交政策，早已隨軍閥之淫威而屈膝轉舵矣。於是對華外交強硬論之論調遍於國中，趁着歐美各國無暇他顧，而中國又大水爲禍，南北分庭，天災人事危難之際，逞火打劫萬寶山案，韓人屠殺華僑事件，青島日僑尋釁事件，接踵而起，紛至沓來，不可收拾矣。

三 誰是我們國際上的友人

中國是素來勇於內爭而怯於禦外的，對日本的侵略野心，非不毫無所見，不過「不見棺材不落淚，」沒有想到他們來得這麼迅速就是了。迅雷不及掩耳，自然祇有退讓無抵抗而日本的軍隊便長驅直入，占瀋陽，占安東，占撫順，占長春，占吉林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奇恥大辱。

政府方面唯一的辦法是訴之國聯，引起各國的注意，希望別個國家出而干涉，但結果怎樣呢？

國際聯盟本來是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敷衍門面機關，只准列大國小國的爭執從沒有解決的辦法，替弱小民族伸張公道。意大利侵入希臘的哥甫島，波蘭強佔立陶宛的維爾諾，這兩件事已充分證明了國聯的無能，現在國際超越國家權力，它絕不能限制國家的最高主權，國際也沒有國際軍隊，故對任何國家也不能加以實力的制裁，所以國聯自行行政院開會以來，亦只承認注意此事並勸告雙方政府不再使此事件再擴大，自處於調人而已。中國絕對信任國聯之結果，國聯實未有以壓中國之望，是其過並不在國聯之未盡厥職，而實由於中國之期望過殷，以國聯實一空機關已如上述，牠除掉勉為其難敷衍調停以撐起其空架子外，別無他策。故以國際實勢言，國聯開幾次會議，其效果猶不若任一強國發表片紙宣言。但日本卻已嫌國聯之多事，其陸相並聲明「國際盟約不能適用於特殊情形之地方協定，決不能接受國際聯盟決議之調停及裁判，否則日本退出國聯亦所不辭，」蓋專恃強暴之日本軍閥對國際聯盟初未置諸胸臆。外交人員雖較為文飾，但亦不過顧慮國際感情，

聊與週旋耳。倘國聯誠爲有力之干涉，自必不惜最後之決裂，彼實無懼於國聯耳。

國際聯盟既不可恃，列強間也許有人會仗義執言起而干涉吧，中國便是這樣希望，但是有誰呢？

是美國嗎？美國似乎是主張世界和平的有力者，華盛頓遠東公約，巴黎非戰公約，與列次海軍裁軍運動，美國都是發起的國家。而且對太平洋問題又是特別關心，對中國的邦交也頗見敦睦，他該出面說話吧。然而不然。太平洋上素來是仰賴於英美日三國的相互牽制而維持着的，但邇近以來，英美親善已能維持而直接的衝突時易引起，兩國間的戰事，只是時間問題罷了。在這種對抗關係下，爲第三海軍國的日本便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。美國爲對付英國起見勢不能不對日本有所顧忌而成立一種諒解，所謂彼此默契，不必言宣。否則爲甚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變，而竟袖手無聲，直至英國主議由國聯去電通知華盛頓政府，才逼出她空虛冷淡的覆文，只說同情於國聯啊，希望中日軍隊勿再起釁啊，等等的閒話而把非戰公約華盛頓條約等等，一般腦兒都視同廢紙置諸不提了。這雖然一方面也爲了美國國內有許多困難問題無暇他顧，而美日之預先有無諒解，自屬可疑，所以中國要想希冀美國來干涉公斷，這是很少有望的了。

那末，英國該憤慨而起的了，然而又不然。英日勾結，太平洋局勢破壞，日本單獨攫取滿蒙利益，自然都足以引起素以維持均勢爲事的英國的焦灼和不安，但目前如上節所述，自己的國內財政困難，社會不安，如出而干涉必致引起大爭端，中國和英國原係世仇，英國又何必冒此危機以袒中國呢，所以他也必然地知難而退了。

還有個蘇俄，她是否能同情於我們，這個在第二段裏早已說過，蘇俄目前主要的在勵圖增強自己的經濟